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蘇蘇蘇蘇蘇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中官祈哀

歲月正合

試諸生

杖知府

掩金寶

操縱蜀府

都郎中

清主事

林公四知

却餽負稅

騎士捧檄

習成節齋

止象鑿山

三速六字

投書





二于六字

叱金忘名

楊太守

四則

神識登山

王公政教

湯和俎豆

妄補棄官

藩國兩名臣

誓不留食

麾兵抗席

夫婦却金

二則

立應軍需

補盜庫合

救覆舟

雙槐

編差

苦里正

編役連拜

湧幢鰥巢卷之十三

請旗牌



鄭勸苦里正給卷之十三

編役連拜

湧幢鰥巢卷之十三

請旗牌

增筆畫

名宦二則

生祀羹撤茶

蚤致仕

王家宰有媿洪武初以儒章童齊名知府堂饌用

魚勸父隱居號埋羹太守忍詈事來謁具茶給事

為歸壽間公大呼撤去給安貧而退又號撤茶太

守藏賢書

知機掛冠

老萊衣



魏壽樂官

安食兩名臣

博父劉岳

忍罪抗席

宋宰百駝

章童齊各

坐脈

蚤姪卦

龍筆畫

各宜

二限

糶巢

請賊輒拜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埋羹撤茶

王璉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魚肉命埋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爲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諤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命來廣徵虎豹，謬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塗。阮大恐，置酒謝謬。酣謂阮曰：聞子非闒者，近娶妾，然否？阮請閱諸室，謬見羣罐，知爲金珠，佯問何物。曰：酒也。謬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畱其半。廣人至今傳爲談謔。謬永樂戊子舉人，初爲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宇。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忤上，命爲坎瘞之。謫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



譎瘞者云吾今夕乃爲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  
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諤忤剛  
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黃巖縣承方寇之後頑敝殊甚有瞽林心  
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爲人  
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  
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  
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卽陞台州通判



仍縣事卽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叅政掌府事前  
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黃巖遂爲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  
目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  
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  
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今日秀才存幾  
個讀千字文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  
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  
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  
豪侈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用以紗一幅  
封其口用畢卽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卽  
與杖閱訟以已意出入縱吏爲奸英杖之啓其裙  
褲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卽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寶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  
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  
訟之鎮督姚公鏞令僉憲姚文清鞫之問其所自  
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  
積中則金甲胄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  
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  
請公差官勘實聞于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  
萬之積可具鏞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  
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

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



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卽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縱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  
 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  
 王亦逆自歛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  
 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堯麓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  
 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鈍器重舉奏必以  
 屬同列不堪目為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

無恙

清王事



無恙  
清主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  
主事極清苦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  
子舂米甚嘉歎後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  
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  
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  
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  
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  
煙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  
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  
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  
方嚴慎許可稱公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口  
乃公饒爲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  
公爲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  
祖制之優卹外官乃爾

却餽負稅

丘司寇榘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

可入新說



却餽負稅

極淺隘極不近  
人情縣令治之  
最妙

丘司寇榘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爲名高  
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湖廣撫臣方廉餽之五金  
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遂謝病歸里其  
後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  
矯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金請於兩臺以抵其逋稅  
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  
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爲侍郎徃籍江  
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肇中  
進士宦亦不達



騎士捧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憇于門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爲通主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可喜

習成節齋

梁司徒材爲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



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

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

衷服布素澣補惟兩裾鮮潔

###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于北邊

錢塘陳敬亭善時為右轄極言象產炎徼不耐西

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

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

可引漑而為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

既初有王質為

某處太守供給

日此青菜人因呼

為王青菜質嘗

自言曰咬得菜

根百事可做



力任矢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  
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爲神助云感之立祠  
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  
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  
愈竝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爲左  
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

一錠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  
一錠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郭泰和人夏廣德人

投書

胡澧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彊力有幹  
爲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端敏薦之忤柄臣歸吳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爲少宰熟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鈴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僉都御史任  
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不於二于

于達真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爲  
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僉事飭兵昌平  
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車駕四  
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叅政歿人咸惜之初第以詩  
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爲我郡吳竣伯所拔  
稱二于又善騎射總兵董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  
之天與之年必爲名制闢

一 咄金忘名

二 公兼民視

屈西溪直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我浙按



屈西溪直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我浙按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歛萬金按之知縣懷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過淮上修謁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畱宴譚及浙偶忘某爲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餽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別去諦思卽其人也大悔已無及某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無名楊太守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  
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  
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畱  
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  
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  
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  
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  
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  
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  
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  
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  
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  
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膏  
紗衣與之百姓藏之髹櫃寘三賢祠右後卽家起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  
陽城人爲內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  
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  
布政還卒嘉興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  
墓數廢數復子孫尚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旣行十  
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權呼載道迎候者填溢  
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竇廉使子偁棄官去自  
杭至平望挽留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杭至平望，挽留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見者。

神識

范櫛，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孥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調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輿謁客西門，過街。



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  
傳令徹備而令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  
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  
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  
死往捕賊首已遁所畱孛妓也于是令飛騎馳報  
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宦某  
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衢道  
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  
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



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  
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  
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  
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  
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  
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  
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  
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  
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  
濡衣者臂兩甕偻而趨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



斃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澆耳。解其裏血漬。霑纒。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



至日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  
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  
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  
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  
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 王公政教

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  
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



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  
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  
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  
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  
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  
深溝雨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  
樹柵門有鑰甲夜卽闔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柝竟  
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畱心學校凡朔望謁  
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



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  
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  
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黌序間讀書聲洋洋  
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叅政姚  
龍行部至府徃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  
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  
有善政征劇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脅從註誤



者釋之所至召者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  
禹張詔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  
也竟卒于官

妄捕棄官

妖賊王子龍已于贛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敘  
賞矣後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復稱子龍未死今  
在民家白所司擒獲贛撫移書令殺後捕者滅口  
太守孫光啓不從拂衣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余  
于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叅政

卒官



于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叅政  
卒官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文皇帝封趙王  
擇輔以興爲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  
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  
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殲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  
兵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  
得免興恢博多智畧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  
侃師道自任



趙準藁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  
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敏少年日記數  
千言趙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  
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爲學官景泰間遷趙  
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爲  
講說甚詳懇門弟子常數十矩矱嚴諸生步立皆  
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  
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  
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卽凜



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卽凜  
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讓崔仲  
鳧之父少時出門下歿祀于家

誓不畱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爲思恩府同知清介絕  
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疏之餽晚年家居詣人家  
誓不畱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簡潔似  
其爲人

麾兵抗席



太倉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  
士皆懷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  
譁公出麾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爲代公受業于王  
大司馬思質弇州方幼與公爲爾汝交狎撫靡不  
至思質忽延公爲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二所避  
弇州小怠卽攝齊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  
不復出

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

投金于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



南樂魏節齋怡以貢爲鞏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  
投金于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  
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  
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  
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廣  
微甲辰進士官宮寮世著清節云

侍郎撫山西日廩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  
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  
而後快耶一僉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繩  
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



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怒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馳去申文侍郎云州乏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慢露筆作罪案耶僉事大愧引疾去

立應軍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命木工以方漆卓鏤半脚鑿其中以鐵鍋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用木樁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



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用木樁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  
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  
大得其力

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挈印踰  
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嘔  
血死爲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救覆舟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爲蘇州教



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  
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  
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舅宦遊一家淹沒  
板掛已二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  
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構亭吟嘯  
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  
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編差



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爲嘉興令初至  
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  
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狎  
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申令曰多用人廢時日  
且牟利每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舉者卽代役毋貸  
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  
重事須幾更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  
卽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



乎吾眼幾瞎在官鋤疆扶弱廉靜寡慾以比楊繼

宗云

苦里正

韓倫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昉罷  
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子堂叔繼宗應  
里正尹故苦以爲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  
何與竟不往尹後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  
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  
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爲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  
編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  
十餘拜旣出門號于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  
八十餘不勝憊憤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  
家立破矣

鰥巢

陳善住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



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鰥

巢 鰥巢

來立請旗牌

陳岷麓為德清令甚有聲蓋亦快士也後為御史

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

何可行部執不與快快遂卒于軍贈光祿少卿廕

其子 陳名效 四川人

增筆畫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爲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  
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勲見之嘻  
曰此非僞增戶口者乎草牒請釐革未及舉以憂  
歸有勲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爲

時所重

婁璿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  
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



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皂隸役  
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  
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卽提學也  
當查其人實之

曰此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徃徃有之惟學院絕無蓋  
教以嚴爲主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  
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嘻曰提學乃有生祠  
又譚有秉寬政者嘻曰秀才爲汝造生祠矣此言

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



又譚有秉寬政者嘻曰秀才爲汝造生祠矣此言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爲然奉贈至矣不設

###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景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致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爲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



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鰥居小樓數詩皆有超  
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  
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  
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  
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畱稿而壽亦甚永要見  
天有定數人固能畱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  
勝自爲之記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  
一無濡染詣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  
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冢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  
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署其家以遠役珍裹糧  
以往尹聞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  
人稱有澹臺之風焉

### 章童齊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  
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部主



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樞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言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堊



忍詈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聖書公名于牛後向其僮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無勞齒頰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跽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旣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爲仙去

歸壽



吳蔚全椒縣人舉進士爲臨淮簿時青苗法行口語藉藉蔚注錯得宜民以不擾積朝請大夫知廣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澹一夕夢人示四大字曰龜著必良覺而誦曰龜者歸也龜壽而藏神告我矣卽謝病歸終日宴坐凡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安貧

顧瓌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昕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爲



昕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貪賄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爲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受賢書藏之不  
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詰之語及江南多士  
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樟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  
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改南京刑部執  
法號蕭鐵漢屢忤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  
陳情乞歸省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  
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爲廉吏邑有  
陳御史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削  
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  
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口應

著老萊衣

恥掃門



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  
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爲拱立  
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爲諸生力學手  
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黃陂前  
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  
而後裔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  
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涓涓銀海陶塵慮皎  
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  
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偕計入都衆皆修謁公  
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  
者何人而子爲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拔髮

杜傑黃岡人父子鳴爲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  
刀筆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  
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  
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者爲

公委禽夜夢朱裁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爲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者爲  
公委禽夜夢朱戟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旌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值暑灑瀕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顛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微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盡力水涸木不行露禱于天比曉諸溪澗不雨而  
溢石激之跳沫丈許木沿流無所阻觀者謹爲神  
尋告歸卒

抗中璫

吳宗堯歙人爲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橫甚誣奏福  
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跽如屬吏吏白公  
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爲闔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  
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令比也增  
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銜之



陽諾公還王使兩瑞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銜之  
淡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  
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孟坵山有鉛鑛子登說  
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壽增遂檄  
之公數詰責子登遂行讒構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礦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  
初公見增惡已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  
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當  
幾則張瞻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



身外榮瘁都付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卜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民欲殺增者洵洵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



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徵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偕其友六  
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徼惠得正襟牖下  
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卽日釋公歸方劾增  
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  
至淮聞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  
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奄舍兒馳去奄考朴亾所  
有舍之乃得免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



亦合之於公體家事卒人皆謂之

縣之士休蕪書於公舍泉州去徐老林公

至哉間表止不數公與與賢士林奉書表而徐

華上書了效數山首不辭文是念公野公敬來歸

益清何斷不然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入齒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賞幾十萬幾而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四

四四四







兩峴山

兩吳興

兩天台

兩孤山

兩富春

兩太岳

兩水晶宮

兩淞江

兩湖

兩尚書

兩海運

五則

兩降夷

兩大界

殷浩悟空

告反

褚遂良被誣

二則

蕭穎士才識

釘座梨

定命

二則

取幽州



蕭穎士才識

釘座梨

定命 二則

取幽州

南使折虜

欽宗劄

不學虬髯

宋用李綱

淵聖之酷

大劫運 四則

錢俶 二則

生他郡

辟募客

簡肅心事

王蘇 二則

上疏仰藥

刺客同異 三則

石大門

辭集樂

坤為金



教官全城

學正抗敵

五日受用

救善類

臨安三學

大盜藉口

鄉官多口

均田 二則

揭帖

緒揭

客問

條議自序

駁帖銀

曾有菴贈父

先兆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保全功臣

韓信以告反被執赦爲侯居咸陽聲望嚇人至今  
樊噲稱臣漢祖又用兵燕代畱信于腹心之地安  
得不歿且假王之請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漢臣  
事定封王隱然敵國勢不竝立方追項羽約與韓  
信會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歿雖呂后用刑恐亦  
蕭何之謀居多高帝聞信歿且喜且憐亦是真情



所發其赦樂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歿  
逼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  
疆歿者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殺僂功臣  
可乎

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爲人蘇老泉評之當矣中間如張良獻  
玉斗拔劍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與計事是何  
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歿是何等涵養  
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蹟

孚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



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陳  
孚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  
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卽位而雲  
長敗歿平時共患難歿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  
之虎口旣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  
少泄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  
決不可已卽不行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  
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歿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

先主不諱之  
心事論曰極  
透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爲  
輕義爲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  
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彊諫旣  
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  
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  
保其不敗也

三謀臣

擒王當在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  
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爲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

夫蚡之所以爲蚡叩頭伏罪而歿卽如磨髻魚腸



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爲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  
夫蚡之所以爲蚡叩頭伏罪而歿卽如磨髻魚腸  
亦是盜賊篡殺之行亞父以此動項王取沛公看  
來項王英雄豈屑爲此旣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  
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卽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  
雷電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暗暗送沛公歸營決  
不歿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  
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  
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  
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爲據而謀臣



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  
爲陳王勝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  
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令急  
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  
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  
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爲  
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



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  
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  
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  
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召平云召  
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異也又後漢  
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  
廣陵疑此東陵卽召平所封地也

兩顏子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日昌國以進士爲評事親  
老求改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  
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  
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  
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  
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畊雪上之田不  
果合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  
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

之更自渾成



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爲  
之更自渾成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  
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爲別將立  
功淮上後卒戰歿有風雨之異祀爲神

兩道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道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  
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道遙公道遙二字亦有幸不  
幸如此

兩道遙公俱姓  
韋



刺檜施全或即  
是狎客施全忠  
義格心隱恣如  
有此是未可知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爲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爲  
殿前軍使以爲一人或以爲非要之旣爲檜狎客  
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  
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  
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媧而老嫖院亦  
決能辨識于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斌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擴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斌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  
軍盤屋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  
亦有同姓名者爲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  
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  
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鴈。唐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爲脫灑。有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爲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兩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牛弘王旦俱有傲第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  
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  
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爲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劍  
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爲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矣猶邑邑不得志以歿嘗登縣南二高峯以儼筆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有詩詈之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卽王位侈而改之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爲其令夢五色筆于此縣有狐山因號曰夢筆山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八里亦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自來未可盡以爲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卽霍山是也。國朝尊武當爲玄岳。一日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僞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爲之耳。

兩淞江



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爲之耳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卽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漑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爲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亞。

兩尚書

鄺尚書埜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巴巴之難。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歿。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歿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



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歿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鄺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戚戚焉

尚書坐歿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得減歿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內閣所悞不從今一歿一生天道也卽歿不恨吁丁之人品可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之超拜副使妻計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朱清張瑄太倉人皆爲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朱

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備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

行劫被縛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

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

其中貌特異遂貸歿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

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

如品字雖巧作僞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仕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比明入視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仕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比明入視  
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卽張瑄朱清  
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爲萬  
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遙拜曰吾父吾父卽  
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卜築焉始爲嘉定人

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

二說少異  
兩存之

宋亡有都統崔順領衆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  
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  
駕一舟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



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宜旨順意徘徊卽斬  
以徇衆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  
寵渥無比豈敢從叛新衆宰相圖我財寶以至于  
此觸石歿

清瑄雖歿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  
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  
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  
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赭夷  
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爲義人



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爲義人咸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內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晉有五胡之亂我朝降夷內徙者尤多惟厚其廩賜止射獵自娛其桀者以武顯爲叅將副總兵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內顧重不敢爲惡故巳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爲大害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漢中川品 卷十四 十三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爲密而功德基  
本又萬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界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橫行以  
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  
是承籍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  
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爲華夷之辨在人才爲文武  
之分此世上兩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旣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



殷浩悟空

殷浩旣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  
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  
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  
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  
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旣敗劉裕建義止  
競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  
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張嘉貞爲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恐塞  
言路爲後患遂得減歿嘉貞以文士起故爲此言  
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  
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  
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許敬宗  
爲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  
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捏無疑常

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罷遂良爲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爲誣捏無疑常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孫璨爲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休爲黃巢翰林學士誅歿何舛錯陷人乃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矣之流而以宦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  
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釘座梨

崔遠有文而風致竣整世慕之目曰釘座梨言座  
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  
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  
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崛人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為之淮西碑文一什一



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崛人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爲之淮西碑文一什一  
立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開州刺史  
韋臯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久  
抑不得申采古忠賢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  
悟爲辨謫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  
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  
人上雅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  
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  
和辨謫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  
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爲將卽  
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  
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  
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

奇

南使折虜



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爲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日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學四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某使臣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欽宗劄



完顏方彊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  
數百十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  
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  
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旣打不過尚可趕耶  
哀哉哀哉

不學虬髯

趙永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爲人因遊  
岷州遇積石國大酋魯黎結羶與相交善後至交  
州結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亾  
可僞爲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羶迎之國相撒



州結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亾  
可僞爲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羶迎之國相撒  
斯金龐斯等咸納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青  
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爲虬髯不亦美乎笑  
曰虬髯一海曾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  
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  
以爲拒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  
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  
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韶  
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



宋徽宗結完

顏圖遼皆為

不可獨徽宗

與用事之臣不

悅耳

用李綱而不能

還二帝滅金

當時報有成法

不用李綱而二

帝不還完顏不

滅濟安者不能

圍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

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

韶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

識

胡清一本作胡澄

### 宋用李綱

弇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說

然用李則國勢必彊可戰可守僭逆偽命之法行

則人心知儆咸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

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彊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帝不還完  
滅清吏者不能

連和還轅復三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疆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夷狄乎

### 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  
自後太后回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畱以  
爲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閱朱子語類窺見  
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蓋有深故也先是  
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  
憤不肯和宋勢蓋稍振矣是時劉豫旣廢金遂欲  
立淵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旣太后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幸  
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  
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  
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  
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  
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  
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  
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  
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槩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覆載來帝王之



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槩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覆載來帝王之  
酷無有過者

###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  
人亦預知其垂切儆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壓勝  
宋之暗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  
竟及禍雖然大劫難逃內備雖飭又必發之意外  
今人但成敗論人耳

南宋末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



如何禦得他金虜悉力支撐終歸淨盡殘宋亦儘  
努睜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剝運第一所以  
太祖之功爲大

宋亡好箇姜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被虜復歸卽  
配巡遠何愧

讀宋亡歿節歿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  
流涕皇天殊欠慈憐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



錢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  
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  
恐其被畱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爲  
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妓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  
重斂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贊均雜稅減三  
斗爲一斗之說實之謂爲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  
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卽失真王其  
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減爲一



錢氏之福濟綿  
遠子孫代思其  
在完國歸朝不  
報一人五如也  
之亂江南初保  
全者實深史之  
班了考也

計而衙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計而一切  
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闢土  
而耕其奇器精練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  
他纏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  
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

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

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冀公生於

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



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冀公生於  
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  
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  
億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由  
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  
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潁及陽羨司  
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  
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  
齋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  
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



不能悉數入我明徙兩京及鳳陽者以間右徙雲南者以罪謫隸錦衣太醫欽天者以官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歛則又歸原籍也

###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驟得罪簡肅方病聞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徇彊不識好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驟得

罪簡肅方病聞之歎曰利用何罪但倔彊不識好

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急脈絕而卒此等

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卽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蘇侷

老王癡大蘇俊老王笨大蘇可以機挑老王難以

理奪考亭因程伊川惱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

賢亦有未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佛癡後等評  
論蘓王極切種  
當之醉新法之行  
舉朝皆為不可  
荆子勸之行三不  
少阻非癡軍而  
何而謂坡仙肯  
是字新法始終  
以為可行惟魯  
云於他人皆不  
以非力可見矣



曾公庭等之疏

大極殿二程久

子固是也石白  
玉微瑕

大激大激

西方至人

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  
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  
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歿仁宗愍之  
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光以為言官其子洙  
字思道建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為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異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誌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耶



軍中刺客引領待刎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墓

誌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耶

然在魏公一以為駐延安軍中一以為鎮相州宣

聖廟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往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

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箇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數

語語又磊落便艷然趕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

武的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憤

憤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宋史以張栻始

張浚極書以張

安丹如張湯皆

過也浚附黃潛書

而遂李綱既呂社

而能趙鼎始遠利

子羽而敗于富平

遠更浩而敗于

符離他如程由

端用宏淵其長



河左  
將從之李椿爲叅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  
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而後可圖今  
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  
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  
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  
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  
觀毋損威重不聽果大敗于符離浚之輕率寡謀  
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  
選如時之不用何



選如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興初進士任天台尉遷  
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爲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  
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  
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  
而剗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爲  
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不  
衰云

辭集樂



鄒浩為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命浩為宴集樂浩  
 辭焉公語浩曰他日為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為翰  
 林學士則可為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  
 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為金

姚祐者元符初為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  
 為金坤亦為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金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

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五經通不可  
 作訓詁先生說  
 教授諸生乎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

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  
建瓴而下將至永嘉守貳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  
湖州人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  
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  
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  
武備而忠驅義感獨特人心為守保全城以還天  
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遯上功劉通守太

通鑑編書

不及載

教官而倡義

全城終以節

自効功誠不可

泯節亦當重

青史也



原會金虜犯城，歿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衆抗之，不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窻子敷，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歿，生藥不能生，歿皆以壽考終。孫卽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官僚皆學正公之報也。

其理正終

五日受用



僚皆學正公之報也

五日受用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為靜州幕官侍制  
謫夷陵自靜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  
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  
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因  
共飯五日與之語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為一冊  
請曰所聞如此恐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先生  
為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噫  
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善與者只在  
聽說話不如此  
負從從游何  
且



救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紹興間為國子監生秦檜惡其救拔善類謫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為國學臨安三學之橫乃與八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諭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為無名之謗扣關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

宋堂文之序  
大際不見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為敵于是協力



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勝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于是協力  
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  
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  
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  
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  
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  
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  
非者

大盜藉口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又  
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  
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爲證古言待小人不惡  
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  
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要  
之藉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聲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猺獞積  
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



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  
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爲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宦  
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爲解嗟乎玉聲  
爲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爲縣官者又因  
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與相類蓋惟口之禍  
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宮生平所被猜  
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



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衆當憤結時鬧然並起適按臺馬起莘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徃徃而是旣至登輿衆擁枳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



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泮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  
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  
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  
遁去有二生獷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  
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  
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鬪乃返余妻子皆懵  
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懵不知而守  
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惻諸子弟曰可速問  
之朱平涇凡洶洶者旬日乃小止旣議上矣撫按



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儻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欸應之曾不知

有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



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欸應之曾不知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  
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  
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  
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菴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  
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參酌不一月竣事  
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減思痛毛髮  
尚自凜凜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  
初議與贈有菴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

爾



揭帖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鄉而杭  
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  
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克夕破重以倭警官  
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  
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  
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  
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  
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



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  
弘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  
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幼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  
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  
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  
了事民雖憤鬱懼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  
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  
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興衰各異偏重不  
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畝產而克至數分



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  
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生自如  
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  
產悉據膏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  
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  
克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  
大良顛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  
辨授枷惟圖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



辨授枷惟圖正積賄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讐公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  
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  
年來能保閭里間圖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  
窮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爲民  
造命參酌優免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  
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  
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軋坤  
無極豈不婉美龐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  
爲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揭須至揭帖者

無餘緒帖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  
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  
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  
貧辟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  
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  
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  
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



正論難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未爲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  
加充僕盡幸免卽背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貲  
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顯  
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  
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  
直到底下旣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  
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旣多勢  
必累及親隣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  
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



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勞別無善策惟均田  
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于宦則一縣極  
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  
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  
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  
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  
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  
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  
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爲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



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爲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  
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  
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  
民命脉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客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  
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  
戰雖乍勝敵亦甚彊又添生兵焉與其種百萬大  
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爲子危之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乘山嶽之重誰敢異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期功彊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洶洶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卽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耶有意寘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



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  
耶有意寗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  
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役法  
無定異日必有伏害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  
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用猶有未盡  
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  
然無足恠以操縱之權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  
規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  
忘之以爲何有一種伉憤之夫亦自慙且悔曰上  
人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一奴僕為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剿

撫兩用胡越一家候通萬里民無犬吠之驚乃始

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奔其精卒以與敵而不

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既任膽安枕無

多譚

後議均役均而大小並安公私俱妥陳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閒國禎請急歸家慈親定省郊三

禮拜魚鳥為羣閒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

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為管城子

草均田一節言之再言自擊親嘗殊多感慨編衷



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爲管城子  
草均田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嘗殊多感慨徧衷  
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採而行之一時大闕謂判亦  
泥宗猶未足盡朱氏之臯也初只暇筆端自遣實  
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萬衆從而鼓踴役徧豪人  
累纏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妬閒故  
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驅陷穽已  
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束入者如山中  
之獸卽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  
不答歸之有命旣先慈見背困卧無事一日曝書



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愠且激憶敬菴許師誚禎  
學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政自  
難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  
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  
要見狂諄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憤同當轍情  
異含沙望在改絃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  
辭于大僇本末旣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  
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  
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  
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駁宦戶貼銀一款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頑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蒙縣主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緊無所恡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合爲一人又當暇間喜懼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  
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戶非  
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  
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  
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  
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  
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  
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  
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  
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曰官  
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  
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  
圖史文章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  
當差貢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菑積德  
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  
當道主之禎決不敢聞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見止  
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公之曾有菴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束濕寬不隨流明足懸  
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彊記過目入  
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  
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爲口實供刀俎者  
衆方觀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  
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閒也停之審  
則立推必衆所允服始爲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  
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令  
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徃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成母

增寧豁母署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



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成母  
增寧豁母署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  
出之遲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  
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諭以至誠密爲體  
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如家事互相告誡  
密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  
重之際各叶于則單赤者盡除負重者減等縉紳  
優而不漏闐闐摘而不驚萬衆懽然四境謐若均  
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  
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



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議之罪或者因之少解  
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垂之十年  
果其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啟後規  
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當日龔黃卓魯未知何如  
乃以真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  
宇下樂觀厥成以極蹇極戇之夫世皆欲殺公撫  
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  
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  
得此蓋亦至和之旁礴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



得此蓋亦至和之旁礴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  
行之文藻茂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  
衆大閩謂崇發自吳興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  
禾與賀伯闇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  
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叅酌故得相安近來  
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旣庶且富使然抑田役  
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  
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  
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無當少選  
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  
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  
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懟且悔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冰

雪報

雪蓬

二則

二則

蜀雪

雪三色

望氣

節令

十則

月忌

二則

律灰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

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瀘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椽船

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

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脈



幔井見月

聖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脈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崇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溫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六則

石名

奔石



磬石

津石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則

惟石

廟石

田州石 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碣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賭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什碑起立

什碑生杏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空碑

碑神

供御捲

白紬帳

人輿

二則

織錦劄



習套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

...

...

...

...

...

...

...

...

...

...

...

...

...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爲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蓋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護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爲知州



帝車

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  
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  
下鐫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  
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爲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  
大福卽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  
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  
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  
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  
講天文奇之謂爲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  
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人昭代諸名



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  
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爲會元定已七日矣閱  
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  
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  
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  
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  
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  
而契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黃帝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  
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  
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  
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用鹽灑冰上一層鹽一層冰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春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

之雪報最傷農

春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 國初聘入翰林應

制當大上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

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

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窓聽雪詫曰天下奇



爲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  
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窓聽雪詫曰天下奇  
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韻人稱雪蓬  
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  
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  
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冷冷會心余嘗有雜記  
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  
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  
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贄請



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大雪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爲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爲盜公片言折伏衆驚以爲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蟬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

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



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

五寸

雪三色

神宗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

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丙辰

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栖

下雪珠濺入蓬窻甚巨鷓首頃刻可掬十日翹必

交左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蜿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曄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且上聞甚喜至加賞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



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且上聞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  
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上甚惋惜時在北京  
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  
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  
前及仁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  
等物爲錢九萬餘景皇卽位以明年春日當復  
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  
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爲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  
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  
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戌遇  
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  
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  
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



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  
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  
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爲端午也盧頊傳云  
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  
爲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  
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磧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  
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  
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  
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  
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  
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蓋此圖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之於臘又未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  
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  
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  
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  
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  
亦有可異者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  
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文皇之勞  
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錢



漢書卷八十五  
卷八十五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  
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  
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  
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  
也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莩灰試之方驗  
餘灰卽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  
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  
促荊州荊強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  
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  
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兗  
州兗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  
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  
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慄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  
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  
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  
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  
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  
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  
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  
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  
已破冀其必彊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已破冀其必疆大也并州者功足并吞也幽州者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爲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  
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  
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  
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  
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  
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  
蒼蔚虺虺地噓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瘴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  
杲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  
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感西南風  
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卽二三  
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  
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  
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  
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金州府州郡縣異同



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卽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卽郡也煬帝改州爲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卽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  
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  
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  
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  
屬鄖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  
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  
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  
右震澤三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爲  
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爲松江三縣又  
分嘉興也

山陰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  
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  
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  
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  
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  
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  
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  
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  
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櫟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廬蕩

陰作湯陰不羨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句爲寃劬

沙羨爲沙夷不其爲不基太末爲闐末番和爲盤



陰作湯陰不羨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句爲寃劬  
沙羨爲沙夷不其爲不基太末爲闐末番和爲盤  
和烏氏爲烏支龜茲爲丘慈番禺爲潘禺荔浦爲  
肄浦陽夏爲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  
考也

###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  
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  
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  
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  
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  
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  
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爲  
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  
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  
罽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  
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  
俟考

渡瀘



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爲瀘州非也瀘州古  
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卽黑水也其水色  
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  
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  
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卽姚州  
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  
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  
左卻也瑟瑟一作虱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胸忍

漢地理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旬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閩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劬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閩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爲名又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右胸臆故地也辯文字與辯職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隆然負磚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有要人冀攘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持之不與以此待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永者貽蔣  
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  
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  
此所云鮌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  
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  
也而舊有詳爲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  
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



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  
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  
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  
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  
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  
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  
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從襄盖耕治之土也  
宋楊億當制於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



漢中八品  
卷一  
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  
矣山海經所云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  
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  
息壤鮌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  
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  
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  
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聖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

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  
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  
縣一千里西南逢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  
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  
約皆谿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 桵船

戰國時楚項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軍至且蘭桵  
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桵船牂柯處  
乃名其地爲牂柯桵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爲哀牢想



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爲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普安閭洞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冷上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霽卽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



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霽卽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疋練老農視此覘旱潦

###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壑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蓋因風雨晦冥時獰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卽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爲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出焉好事者屢爲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爲  
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縑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  
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  
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  
通泰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  
異取欄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爲  
聖井欄頭云

### 井署井脈



賈制使守揚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  
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  
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畱遺跡黃冠復下趨出  
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  
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  
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  
從井浮出爲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  
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池船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



無爲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  
偶湧沸流出一敞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  
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抃嘗館其家後爲四川  
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  
池內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溪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爲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  
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  
傳吳定寔羅昌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  
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  
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  
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卽回及晃平回師  
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爲九童子泉遽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爲九童子泉遽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下爲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  
之或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礪溪礪中產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  
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  
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  
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藝之有燄滅之  
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  
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  
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  
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爲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爲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  
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  
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  
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  
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卽可浴然初浴覺稍  
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  
雪天坐樓上望之氣空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  
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鮮  
卽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  
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潤管洞巨石甃成  
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  
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  
北咽喉而天地之氣賴以節宣多矣

甘泉

東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

美諺云在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



東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  
美諺云在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  
嘗就岡下造酒以歸號爲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  
真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 鹹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  
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  
淡惟此泉獨鹹因甃爲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  
豈一竇所通而然亦奇

###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卽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爲第四邑人尚書楊麒讀書於此因取以爲號一曰臙脂井以土赤

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清漲則渾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茗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繫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石罅溢出而草繫之又不必穴也

###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爲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爲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比衆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海幢八品 卷一五 三四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  
雄

禁城中外海子卽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  
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滙爲七里灤紆迴向西  
南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爲二外繞都城  
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爲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  
玉河橋合外隍入於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  
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  
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



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  
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  
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  
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  
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  
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  
以此自酌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霹靂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



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  
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  
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  
能雜故獨存本色爲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寂  
潔者布空野盛之露一物卽變貯之尤難非地清  
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  
異而香冽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澹取不能  
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



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  
磁罇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罇受露凡  
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罈盛之煮  
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滷露取真氣  
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爲  
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  
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  
畿之大石窩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  
顯陵之役棗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爲牛鑿鑿爲羊羊  
牛來斯曰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旣出谷遇  
老姥問之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  
見吾牛否曰奔石也半吾不知神人曰惜爲汝道  
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爲竅置鐵索懸架以爲磬擊之有聲嘹唳聞五里上有二線紋相傳昔有漁者兄漁于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爲石因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



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窰碣在泥中

楊光遠碑  
五代時事

丈之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

而梁落成

四十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爲石婆婆其一折

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

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腰



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以刀中之亦不知爲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腰下兩斷遂以爲異咸來祈子元且濃抹臙脂焚香拜禱頗有驗遂構亭以居云

### 娥石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聞賊至棄汲器走還與賊遇賊縛娥出溪邊將污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污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卽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爲石形似雞



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青再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  
婆蘿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爲得大  
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  
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  
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  
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  
石浦闢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  
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  
者爲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冢間大石尤奇旋轉  
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韎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  
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  
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閬



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  
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  
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  
西垣云  
朱勛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惟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爲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霍渭厓  
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  
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

寺中世呼驅虎碑



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  
寺中世呼驅虎碑

###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履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  
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  
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履  
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  
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  
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旣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南宮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  
嶺岼嶠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剗鬼斲米南宮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嶺岫嶠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劉鬼斲米南宮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  
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慎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  
賤避貴六字

### 石箭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  
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  
同官縣內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  
圓大如簾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燭數里遠近  
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  
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  
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  
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



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  
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  
廟等處其怪遂止

###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  
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  
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  
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壽工興督採文石於



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  
如星隕旦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益  
獻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憲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  
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謁曰吾  
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  
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  
天意乎乃卽池爲山名曰天賜巖構亭于池前曰

樂親亭云

端溪石



樂親亭云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測  
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縋而下  
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  
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  
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  
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



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  
故其精爲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爲石石擊則  
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爲陰也土爲  
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爲主時稱其善

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  
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  
筆力遒勁有劔拔弩張之勢今移贊皇儒學儀門  
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  
玉硯象鞭精緻鄭網出鎮時林靄守高州獻銅鼓  
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蟇周币今藏廟中宋真  
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  
焉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察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獄祠鐵柱各二

什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爲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人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觚奠



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觚奠  
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  
工薙草萊增基址興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  
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慨科目  
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  
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  
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  
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



各盡其道云

什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什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

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  
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  
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  
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遏  
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  
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而普天若行  
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蓋  
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泰而歿妣越  
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  
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  
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祔崇公之兆葬後還  
穎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  
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  
黃山谷爲文詰龍項之靈龜湧碑出沙溪沼中有  
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獨碑亭無恙



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  
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  
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訖宋事投而試  
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  
耶

空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磨窆更以淺深爲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  
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  
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人豪其名窆至寸餘蓋  
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幼學其有以朱  
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雋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  
字苔蘚繁如虬龍獨繞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  
潤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



潤可一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  
久出酒肴解榆棬酌而且歌其棬甚精非世間物  
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  
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別三千年不謂相  
遇於此又曰已被此子覷見去去非久畱地也遺  
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遙見亟趨至器  
中尚有餘瀝刮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  
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棬



唐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羈  
旅士人懷二捲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  
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  
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  
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選其  
極平者遂重二捲於拌心以油注捲滿而不浸溢  
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捲不  
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  
家

白紬帳



白紬帳

安祿山昵吉溫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慶緒  
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爲重豈紬  
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爲常物  
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  
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人駿漢黃屋左纛  
襲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



用人爲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韃裹厚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創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韃裹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制

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卽



檜入朝施全刺之躡裹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制  
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卽  
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  
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  
而下皆給馬武官勲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  
公者賜轎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欽賜  
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  
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卽兵馬指揮若  
衛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  
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  
此冠起自何時對卽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  
禮焉盖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  
也

織錦劄

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  
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爲地青絨爲字而繡金上下  
格爲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爲非也江  
陵旅厲有爲不甚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



陵辰厲有爲不甚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  
爲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東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卽膺召用台候神相  
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卽  
宮詹卽開府卽銓省恭候台福等語習爲固然而  
場屋喧譟沿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  
自帖然卽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衢衢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示僉以朱筆縣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媪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轉長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隸人誤以爲男子呵而觸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万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顧去太宰到



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顧去太宰到  
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  
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聽  
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爲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  
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纍纍綴行不絕  
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卽  
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



養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數以諷  
 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圍人曰  
 勿令朱爺見

蘇頌



春野尖尖對平地  
 亂同寮間對語  
 晴笑語同寮曰今日  
 朱失身無味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五十一  
不頁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五十一  
不頁





















調